



本报记者 诸葛漪

亚宁：总在寻求新的东西



亚宁

23岁,亚宁从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。未来的眼科医生没有按部就班去到医院报到,而是去了电视台。

47岁,亚宁放弃“铁饭碗”,跳槽爱奇艺影业,投身电影制作。

57岁,许多人筹划退休生活,亚宁开设自媒体号,创立演出厂牌,带着充满回忆的《回忆首歌》开启人生第三次转行。

4月25日,《回忆首歌》首站落地上海浦东前滩体育公园。

从“同一首歌”到“回忆首歌”

2002年,东方明珠塔下,亚宁第一次在上海主持《同一首歌》。时隔24年,他以总制作人兼主持人双重身份出现在浦东前滩体育公园“星花怒放 回忆首歌——前滩群星演唱会”上。

演唱会集结蔡琴、李克勤、黄绮珊、毛不易、林宥嘉、王赫野、周震南等不同时代歌手,与观众共同穿越“青春记忆”“当下热爱”“城市新生”三大篇章。

周末周刊:“星花怒放 回忆首歌——前滩群星演唱会”集齐各年龄段歌手,作为总制作人,您对歌手人选有何考量?

亚宁:我们针对不同观众爱好邀请歌手。蔡琴、李克勤、黄绮珊有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。毛不易、林宥嘉是年轻的实力派,王赫野、周震南、NAME组合,还有上海歌手王诗安代表了新鲜的力量。

我们的演唱会恰逢上海国际花卉节,适合全家一起出游赏花、看演唱会。我希望几代人一起看。“70后”“80后”这个年龄段的观众阅历丰富,音乐是他们的生活记忆,旋律一响,像开关般勾起回忆。“85后”到“00后”的观众正在打拼之年,音乐对他们来说是放松、娱乐。“05后”观众的音乐经典还没有完全形成,需要时间,如大浪淘沙般慢慢沉淀。

周末周刊:到您的年纪,很多人在策划退休生活,您为什么推出《回忆首歌》?

亚宁:我算是拥抱自媒体非常晚的一拨人,去年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抖音、小红书开了自媒体账号。我惊奇地发现那么多观众记得《同一首歌》,它从2000年播到2010年,让大家有这么深的情怀。我想尝试是不是可以再办,于是找到过去的工作伙伴,打造《回忆首歌》厂牌。

《回忆首歌》第一站选择上海前滩体育公园,这是上海中心城区首个可容纳3万至5万人级的大型户外演出场地,陆家嘴集团希望把它打造成上海新的文化地标。今年1月,双方第一次聊前滩群星演唱会,中间跨了春节长假,但迅速敲定4月25日落地,非常高效。

周末周刊:2002年,您在上海东方明珠塔下主持《同一首歌》,有什么难忘的经历?

亚宁:《同一首歌》一直在体育馆或者室内场馆举行,来上海东方明珠,是我们第一次出外景。东方明珠作为上海地标性建筑,风景开阔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2002年《同一首歌》走进上海浦东,当时主题是庆祝浦东开发开放12周年,按中国传统,这是第一个本命年。今年正逢浦东开发开放36周年,《回忆首歌》在第三个本命年来到浦东前滩,这是缘分,是音乐的传承,更重要的是焕新。

周末周刊:此次来上海考察演出场地,您对浦东有什么新印象?

亚宁:我参观浦东美术馆,顶楼有一排落地大窗,走近它,东方明珠塔徐徐进入眼帘,确实是非常有创意的设计。比之20多年前,浦东又进步了太多。我去美术馆时恰逢毕加索作品展、卢浮宫藏品展两大展览,大量观众在浦美打卡。能够在寸土寸金的陆家嘴建立美术馆,展现了上海的文化追求。

来到前滩体育公园,我们一起坐电瓶车绕公园看场地,负责舞台搭建的同事马上说,这里太合适了,特别好用。前滩群星演唱会LED大屏幕总面积达2800平方米,90米长、22米高的巨幕主舞台拥有高科技机械装置及创意开合屏结构,搭配24米超大延伸台。前滩体育公园的配套设施,比如电力设备等安排合理,能撑起复杂的舞台装置。公园周边视野开阔,毗邻黄浦江,演唱会可以借景。

周末周刊:这几年演唱会、音乐节竞争激烈。您推出新厂牌有压力吗?

亚宁:现在大家习惯通过手机交流、刷短视频,面对面机会越来越少,但人际交往的心理需求永远在。演唱会、音乐节提供充分的情感释放环境,不需要彼此认识,在共同的旋律感召下,陌生人可以走在一起,尽情放松。我相信,观众愿意为高品质内容买单,比如歌手水平,音响、灯光制

作水准。当然,演出还需要有一定盈利,才能可持续发展。

周末周刊:当下流行乐坛翻唱多,原创少,也影响着演出内容。

亚宁:确实如您所说。经典回潮,正在占领年轻人的耳朵。他们可能从没听过原唱,不知道歌手名字,但是听了翻唱发现居然有这样好听的歌。

与此同时,任何事物的发展必须有新鲜血液。你不觉得现在歌手的渠道更宽了吗?以前歌手成名,无非通过电视台晚会、青年歌手电视大赛,现在有了新媒体,有了各种音乐综艺,有了形形色色的偶像团体选拔,新人崭露头角的方式越来越多。观众不聚焦,反过来又加大再创音乐经典的难度,是一把双刃剑。

尝试更多触达和共鸣

“星花怒放 回忆首歌——前滩群星演唱会”推出人工智能主题形象“小忆”——一位身着旗袍、融东方美学与现代科技感于一身的中国少女。她仿佛一个隐喻: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着创作与演艺生态。“很多人热爱音乐,以前他们只能听,现在有了AI加持,涌现出更多的创作者。”亚宁也在通过科技尝试更多。

周末周刊:很多人害怕AI,担心它如流水线般生产口水歌。

亚宁:不止音乐,我做了很多年电影,影视从业者同样担忧被AI抢了饭碗。AI降低门槛,赋予普通人低成本实现创作梦想的可能性。另一方面,AI内容多了,“手工”变得更为可贵,对成为经典提出更高要求。

比如AI合成歌声,我与很多歌手交流过,论唱功技巧,真人恐怕没法与AI比,真人每次演唱都不太一样,音准、气息、节奏等小瑕疵反而变成可贵之处。AI永远像机器输出,听上去标准,无法深刻地给观众情绪共鸣。

我觉得,未来还是得拼创意。AI由使用它的人决定发展方向。人做出判断,指挥AI得到结果。

周末周刊:您现在在用AI多吗?

亚宁:我做自媒体后用AI比较多。过去我们做电视节目,得有撰稿

策划团队,现在AI完全可以替代,效率更高。电视节目制作要花很长时间,如今用几十秒时间,字幕、特效、配音就合成好了,我再调整字体位置、大小,不合适的去掉,想增加就增加,效率高很多。

我用手机拍视频,一个人就代替了过去几十号人。一开始有人帮助我做,后来我干脆自己来。因为有时你与团队沟通修改短视频,如何体现你想表达的内容,对方未必完全能领会。

周末周刊:您作为资深的电视人,拍自媒体短视频,镜头、文案是不是比一般人更精致,讲求运镜、清晰度?

亚宁:我一开始没想好到底做什么样的短视频,只觉得它是新生事物,要拥抱。一拍短视频,我不自觉就有主持人的“范儿”,30多年职业积累形成条件反射。我看同行的短视频,有的也类似于电视节目形态。

后来我发现,真的不能太在意。网友希望我们有“活人感”,对布景没有太大要求,镜头歪了,没关系。画面多美、主持人形象多好,网友没有那么在意,他们更需要亲切的交流感。

我现在还在摸索。你看我的号,一会儿拍生活,一会儿拍出差,一会儿拍养生,肯定会奇怪我到底想干吗。其实我在尝试什么样的内容有更多触达、共鸣。

周末周刊:我听过剧院工作人员感叹,精心拍摄的节目宣传片,点击量远不如随便拍五六秒,有一种挫败感。

亚宁:我最初做自媒体,花很多时间思考文案、镜头设计,只觉得三五分钟短视频对电视人而言时间太短了。后来我也发现,花大精力去做的短视频,只有5万播放量,数据远不如15秒、20秒随手拍。

但是,随手拍有高热度和专业内容数据不尽如人意不能简单对比。你花大力气做的内容,有它的潜在受众。

周末周刊:您从央视跳槽到爱奇艺,在互联网大厂做管理者,从日报、周报到月报,天天和数据打交道,是否对数据特别敏感?

亚宁:我的自媒体号包括我在内只有三个人。第一天,两个小伙伴就说要尊重数据,我说,我在互联网公司干过,肯定得尊重数据。具体到怎么看数据,则是另一回事。我在爱奇艺负责电影制作,一个电影宣传视频流量大、热度高,是好事。但有时它没有转化,只能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电影,点击视频的人未必买票看电影。因此不能够唯数据论,还要综合

考虑作品的目的和方向。当然,没有一定的热度肯定不行。

渴望鲜花掌声但不能留恋

如果没有转行,亚宁现在应该是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眼科医生。但是,“当一件事情平稳运行,我自然而然想要改变”,23岁进入电视台,47岁跳槽到互联网大厂,57岁创业,亚宁总在人生坦途时进行职场急转弯。

换一个角度来看,这可能是某种“居安思危”。亚宁说,自己有忧患意识,“时刻审视行业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前景”。

周末周刊:您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,却去电视台当主持人。当时家人朋友是什么样的反应?

亚宁:我读高中时一心想当医生,高考志愿填的全是医科。北大快毕业时,我得到机会去北京电视台实习。当时,电视台有档健康节目想找懂医的人做嘉宾主持,我被选上,像打开另外一扇门。

作为医科毕业生,大概率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职业生。作为主持人,每天遇见不同新事物,是我更想要的。家人非常反对:“医生不只是铁饭碗,而是掉地上也不会碎、还会弹到你手里来的橡胶碗,你都要放弃?”我说“对,我就是这样”,非常决绝要走媒体这条路。

回头看,我感谢刚去电视台主持的是一个不太热门的节目,观众对小白主持人没有太多苛求。我是北京人,普通话说得还行。我想尝试幕后工作。我天天拿着报纸,学新闻联播播音员的腔调给我妈念。我妈边做晚饭边唠叨:“你别忘了,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,还不如我自己看。”

周末周刊:您从北京电视台调入中央电视台,却没有一直做主持人,三十多岁就在荧屏“消失”,转做幕后工作。

亚宁:到2002年,我主持过两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,也做了《同一首歌》,如果一直做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,慢慢也就这样了。我想尝试幕后工作。当时的台长跟我说:“你现在走到哪儿,都有鲜花掌声。如果转向幕后,一切都没有了,你会有非常大的失落感。”

我渴望鲜花掌声,但我知道不能留恋,因为它早晚晚会失去,不如主动选择,能保持平和心态,一旦被动失去,落差会更大。

我转去电影频道做幕后,有领导建议我兼职做主持,我也谢绝了。一个没有做过管理岗位的人,就要踏踏实实去学习。我不想让观众、同事质疑亚宁到底是主持人还是幕后工作人员,我从那时就彻底告别荧屏。

周末周刊:您去爱奇艺从事电影制作,也让很多人没想到。互联网大厂有



受访者供图